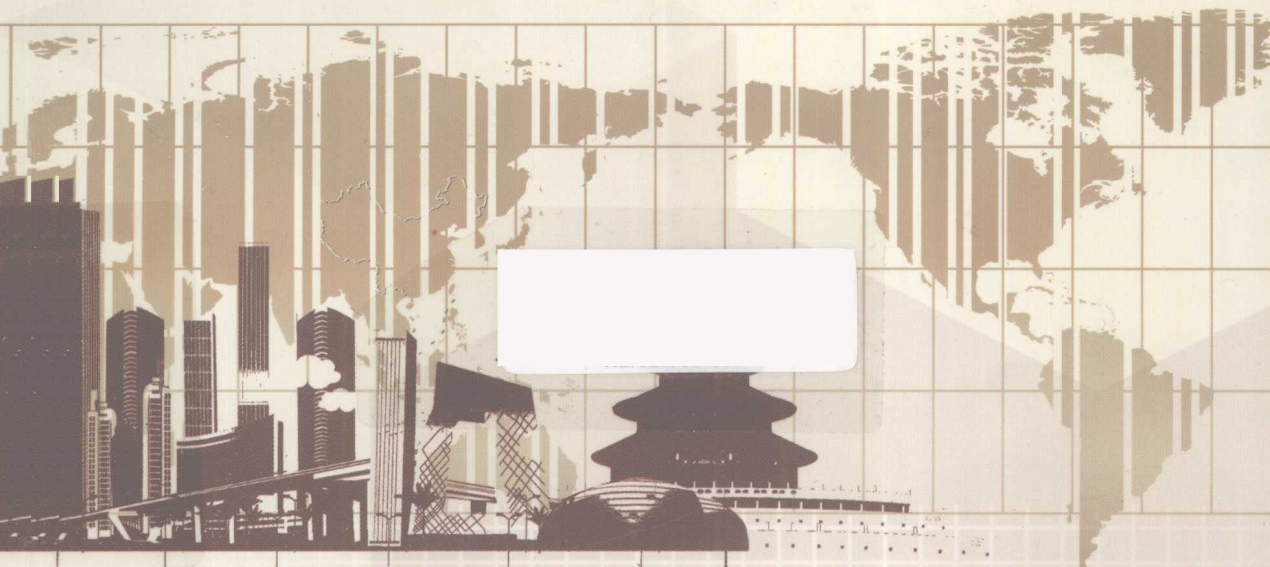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中国崛起 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丹麦】李彤 主编
林宏宇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中国崛起

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丹麦】李彤 主编
林宏宇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 Li Xing, February 2010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World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 (丹) 李形主编; 林宏宇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10

书名原文: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Order
ISBN 978-7-5012-4344-0

I. ①中… II. ①李… ②林…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5021号

图字: 01-2012-6989号

责任编辑
文字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胡孝文
王 菲
刘 喆
陈可望

书 名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Zhongguo Jueqi Yu Ziben Zhuyi Shijie Zhixu

主 编
译 者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丹] 李 形
林宏宇 等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010-65135637 (编辑) 010-65265923 (发行)
新华书店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720 × 1020毫米 1/16 13印张
208千字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344-0
ISBN 978-0-7546-7913-4 (hbk)
ISBN 978-0-7546-9810-4 (ebk)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样，世界也给予今日快速崛起的中国极大的关注，所不同的是，当下聚焦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个发展了的中国又能为世界做些什么？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的贸易大国和消费市场，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在经济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和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当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稳定和复苏中的作用令人瞩目。在安全上，中国与重要国际组织及大国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作为建设性的合作者和共同利益方，分担着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中国还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实践证明，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①

尽管中国有了“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这样清晰的自我定位，但在西方一些人士的眼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和地位仍要打上大大的问号。虽然他们承认，中国已经从国际社会曾经的“斗士”和“革命者”转

^① 习近平：《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2012年7月7日人民网。

换成了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者、参与者，学习并努力适应西方主导制订的国际规则，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但是他们更多地强调，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却只想占便宜，做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者”。相较于十多年前，现在令他们不放心的，倒不是中国又变回“破坏者”、另起炉灶去了，而是中国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西方大国来维护现行的国际体系。这正是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责任”的核心所在，也是存在对中国挥之不去的猜疑、防范的根源所在。

于是乎，当中国前所未有的地积极参与国际体系之时，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威胁”、“傲慢”、“强硬”、“展示肌肉”等等的议论空前增多。除了中国的所作所为与西方大国的预期和要求“不对路”之外，外界的观察家们还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两个重要的环节，以致无法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行为进行系统、合理的解释。

一是低估了中国向外国学习、改变自己的决心。远的不说，光是近些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多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并加以创新之举。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那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①只要中国保持住这种虚心向外国学习的态度，就少了教育、教训别国的冲动，少了自满和固步自封的可能，多了与国际体系兼容并存的条件。30多年来，我们所看到中外关系中的最大变量，就是中国改变自己，再引起别人的改变。中国改变自己以适应国际规则的力度越大，参与国际体系和改革现存世界秩序的能力就越强。因此说，观察中国自我改变的速度和方向，不失为研究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化的好角度。

二是低估了中国为人类作贡献的决心。中国人一直怀有为全人类作更大贡献的深深情结。早在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3页。

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①在自身能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尽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对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做出积极的、应有的贡献，已成为国内民众的共识。对此，外界不应低估。从邓小平所说的“与所有人交朋友”，到江泽民提出的“和而不同”，再到胡锦涛提倡的“和谐世界”，都体现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贯目标。习近平日前关于“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的政策宣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和战略理念，为今后一个时期处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定下了总基调。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是21世纪最具冲击力的大趋势之一。全球财富中心转移，国家间利益冲突增大，预示着国际秩序面临着调整的重大契机。其实，不管是既得利益国“维护+改良”的态度也好，新兴大国“适应+改革”的立场也罢，改变现行国际体系是必须的，因为它早已无法反映国际力量结构的重大变化。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崛起中国之于国际秩序的冲击，需要进行多角度的讨论和持续的关注。对于中国来说，依托现有秩序，还是打破秩序，是一个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解决了的重大问题。但是，如何处理好快速崛起的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减少摩擦和冲突，防止非对抗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却仍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课题组林宏宇教授等人翻译、丹麦奥尔堡大学李彤教授主编的《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一书，相信能为这一大进程和大讨论提供一些的智慧火花和方向指引。

2012年7月16日于坡上村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5页。

目 录

导 论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四个中国”的维度	1
1. 背 景	1
2. “四个中国”的维度	2
3. 本书写作目的和各章内容安排	16
第1章 东风不已：旨在未来的中国长征？	23
1. 引 言	23
2. 历史经验的定位	23
3. 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化	27
4. 发达的欧洲，落后的亚洲！	31
5. 政治进程的发展	35
6. 结 论	43
第2章 崛起大国的神话与现实：中国威胁现存世界秩序吗？	50
1. 导言：背景与讨论	50
2. 现存世界秩序：霸权与不满	52
3.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含义	57
4. 结论：同床异梦？	63
第3章 中国和国际援助制度：转型还是融合？	70
1. 引 言	70

2. 援助体系：充斥着权力关系的国际体系	71
3.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连续性和间断性	73
4. 援助体系中重建权力关系	77
5. 总 结	81
第4章 移民与国家的崛起：中国与非洲的比较	86
1. 导 言	86
2. 中国移民与中国的发展	87
3. 中国与海外华人互动的多重渠道	91
4. 非洲移民的形成：两只船的传说	94
5. 移民与非洲发展和一体化的复兴需求	97
6. 非洲移民与非洲国家	101
7.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与非洲移民	103
8. 结 论	109
第5章 能源峰值与经济增长限制：中国与世界	115
1. 导 言	115
2. 世界能源概述	116
3. 方法论和数据	122
4. 能源峰值和经济峰值	125
5. 结 论	127
第6章 中国的新一轮转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131
1. 引 言	131
2. 不发达时期中国的发展	135
3. 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的中国革命	137
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的中国社会主义	140
5. 中国崛起和现行世界秩序：相互影响	144
6. 结 论	150

第7章 中国的全球化：国家战略与社会稳定	157
1. 导 论	157
2. 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158
3. 国家主动迎接全球化挑战	159
4. 战略从何而来、如何谋划？	160
5. 中国的七个全球化战略	161
6. 现阶段中国不能做什么	167
7. 直面挑战，谨慎推进	167
8. 新政策：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	168
9. 中国对全球化的表述	170
10. 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政府和社会	173
11. 结 论	178
 第8章 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大变革”时代维持其领导地位	184
1. 导 言	184
2. 中国共产党制度上的“消极革命”	187
3. 结 论	192
 译后记	195

导 论 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四个中国”的维度

[丹] 李 彤

1. 背 景

2009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中国人看来，60年只是中国漫长文明历史中的沧海一粟。中国在历史上被不同的家族朝代分别统治了几百年。因此，虽然这本书试图寻找和说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进程和发展，但是现在就回答自从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内外影响，还为时过早。正如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指出，革命通常在几十年后甚至一个世纪后才能被揭示出真实的社会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这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过去的30年，中国经历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国民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10%，4亿贫困人口脱贫，这被世界银行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很多年来，中国都是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9年中国代替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比预期的来得更早。

如今，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及其融入世界经济，造成了许多机遇和不确定因素，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的全球贸易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企业的关注，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造成了能源争夺和价格上涨，中国的财政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安

全政策、环境政策、资源管理、食品安全、原材料和商品价格被认为影响了国外民众的经济生活。在一些方面，中国被认为应该像美国一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间，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内外转型，以挑战——反映的相互作用为特点。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在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在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在1989年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在2009年只有中国可以救资本主义”。这显示了在巨大的金融危机面前，西方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很大的期望——她将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和衰退期。

在90年代，中国崛起的影响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发了广泛讨论。中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崛起将为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符合西方的期望？中国是否会影响到既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即使拿破仑曾经警告世界，最好不要吵醒这个“沉睡的巨人”，中国仍然给现存的国际世界秩序带来了机遇和不确定性。西方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主要受益人，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应对和适应由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由于西方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及中国的相关政策，西方产生了“中国综合症”，这个症状的表现为心理烦躁，情绪歇斯底里以及将中国妖魔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中国的喜爱与厌恶影响了西方的学术界与舆论界。尽管中国政府始终推进经济全球化，改善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系，但中国仍然处在嫉妒、羡慕、焦虑、担忧甚至愤恨的环绕之中。

2. “四个中国”的维度

最近几年，“中国崛起”的话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除了大量的文章，许多围绕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启示这一主题的有影响的书籍已经出版。例如：戈尔茨坦的《崛起的挑战：中国大战略和国际安全》（2005年）；郭树健的《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内与国际条件》（2005年）；康大卫的《中国崛起：东亚和平、实力和秩序》（2007年）；科兰滋克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2007年）；兰普顿的《中国的三张面孔》（2008年）；沈

大伟的《权力转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2006年)，等等。作为进一步的贡献，本文和本书尝试着提供一个概念和分析的框架，以便我们理解中国在恢复全球力量过程中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奋斗，尤其关注中西方交往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为了使其更加具体，本书旨在探讨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四个中国”的框架内，中国转型的演进和动态：(1) 历史文化中国；(2) 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3) 经济中国；(4) 政治中国。这“四个中国”的结构，揭示了中国的内部演变和外部影响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何塑造中国的内部变革以及中国内部转型给整个国际秩序重塑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1 维度一：历史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指的是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的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理念和经典从古至今影响着世界，启发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哲学研究影响了西方知识中“经典中国”的形成。现在，这种影响的痕迹仍可以追根溯源。然而，“文化中国”的形象往往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想象的乌托邦式的帝国。马可·波罗游记中，介绍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形成和文明形象，给中世纪欧洲留下了有关中国国家实力和文明程度的第一印象。对中国的认识更具体的一个来源是“丝绸之路”，这是中国纺织品和瓷器出口到欧洲北非的主要途径。

在“东方主义”的原假设中，中国的历史文化比欧洲产生资本主义之前的文明先进。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这些不能被遗忘的启蒙先贤们，从中国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启示。他们“借鉴了中国，以仁慈的专制，任人唯贤，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道德教育和体制发展为指导”。弗兰克和亚当·斯密认为中国比欧洲文明，他们声称，“中国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富有”，但他们作此声明时，没有意识到欧洲革命的到来。

然后，西方历史教科书很少强调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成就和发展的贡献。同样很少被强调的，还有许多其他文明，如阿拉伯人应有的贡献。事实上，阿拉伯人率先发明现代数学学科，包括使用阿拉伯数字，零和代数（本身就是从阿拉伯语的派生词）。阿拉伯人在化学方面也有成就

(酒精是从阿拉伯语派生的另一个名词)。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创造,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不仅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进程。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曾指出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并声称“似乎没有其他事物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对人类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早期的欧洲游客和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工艺水平和其主要城市的繁荣感到惊讶。中国在科学领域和生产领域位于现代化前列。例如,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1405年到1433年之间,明朝皇帝先后7次派出海上探险队到南海和印度洋远征。中国海军有3800多艘船舶,其船队是当时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远大于当时葡萄牙的舰队。在郑和的带领下,中国远征舰队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莫桑比克海峡,在那里与非洲人进行贸易,将交易到的长颈鹿、兽皮和黄金带回中国。然而,这些探险任务旨在展示中国的组织能力和技术力量,而不是建立国际贸易,开拓海外市场。

需要特别强调,根据李约瑟的看法,事实上,西方现代科学除了借鉴古希腊文明,还主要借鉴了中国文明。同样,根据1987年马丁·贝尔纳尔的研究成果,古希腊文明根源是古埃及和腓尼基文化。我们经常假设,古希腊时代欧洲人开辟了自己的进程,而在世界进步的演变中东方只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学者“不承认中国对于现代西方的贡献”,认为西方国家肩负着开化落后民族的艰巨任务。他们在研究19世纪中国的时候认为,就算中国实质上不是异教徒世界,但它也是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世界。

在2004年霍布森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中,他认为有两个历史进程根植于西方工业崛起中。首先是,欧洲在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上,受益于吸收和融合了东方的许多重要发明,比如技术、观念和体制。第二个进程是,欧洲帝国主义对东方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掠夺,形成了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力量和资源的基础。

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有机产物。弗兰克与其看法不一样,认为19世纪左右,西方在崛起,世界经济在发展,人口在增加,而东方整体实力却在下降。据他分析,欧洲列强已经从美洲殖民地及一个不断发展的亚洲市场贸易中攫取了大量财富,这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

同样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也必须认识到，如果中国是现代世界一个“局外人”，那么西方工业化本身的历史也不能被正确理解，他写道：

中国一直是现代西方的创造性力量。如果没有把鸦片出售给中国和对中国的肮脏的战争（马克思称之为“鸦片战争”），工业革命就不能成功；同样如果没有中国的茶贸易，工业革命也不会如此蓬勃开展。

在这本伟大的历史著作《西方的崛起》中，麦克尼尔强调了理解不同世界文明之间互相影响的重要性，和人类历史上文明起起落落的互相关联。世界文明不是独立的实体，相反，他们不断受到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和思想扩散的影响。按照这一思路，西方的崛起不能脱离当时的中国至上的影响力，麦克尼尔写道：

……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崛起，与此同时，在公元1000年以后，世界生产力体系中心由中东东移到中国。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一直被英法两个大国的历史所占据。到19世纪末，英法两国在全球扩张中占据主导。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认识到中国文明的优越十分困难。

然而，中国自鸦片战争（1839—1842年）失败以来，这个神秘的“传统”和“专制”文明变成了“东亚病夫”，不再能够与“西方现代性”竞争。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从欧洲人打开中国历史文化大门开始。如同菲茨·杰拉德的隐喻，他说：“所有的惊奇，内部和外部的，伟大的结构……突然倒塌，留下惊讶的欧洲人仍然抱着门把手。”这一伟大结构的突然崩塌也许印证了白鲁恂（Lucian Pye）的名言，“中国仅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非一个民族国家”。奇怪的是，中国历史文化被视为停滞不前，离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太远，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在美国人眼中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

从那时起，“文化中国”被描绘成东方专制，一种保守传统主义和落后的象征。例如，黑格尔认为，当西方世界意识到革命创造历史的时候，中国正

处于“历史的童年”。根据韦伯的文化主义的解释，中国之所以没能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是因为中国儒家的价值体系不愿意接受发展资本主义的所需的创造力和竞争力的磨炼。马克思认为中国的长城是中国抵制欧洲影响的屏障，欧洲已处于领先中国的位置，即使是那些想帮助中国变成一个类似西方的现代国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也往往把自己看作在道德和文化上有优势的教授导师。

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要重新改写世界历史，而且‘普世’社会科学的产生，不仅产生了欧洲，而且产生了欧洲中心主义”。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一旦超出经济统计的范畴，及其背后的文化、哲学、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差异，就变得无法理解了。

2.2 维度二：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

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内外动荡的环境中进行持续突破性变革的国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二战）、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冷战、越南战争、“文革”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都给中国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中国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革命（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角色和重要性被国内外反复提及、反复阐释。一些国内外精英和学者仍然无法认清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传奇，以及为何它们如此重要。中国革命是必要的吗？国内外一些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存在质疑。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进行革命、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将会发展得更为迅速，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民主特性的高度发达国家。而这恰恰是西方国家一直渴望中国做到的。

不幸的是，历史并不尽如人意，历史也没有给中国西化的时间和机会。一战、二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正是国内的混乱局势和国外的侵略威胁塑造了近现代中国史。许多人试图从非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但是他们都陷入了一个困境——就如迪尔尼克（Dirlik）所描述的那样，虽然西方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大多数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原理，但是他们也发现中国国情让马克思革命思想很

有吸引力并使中国最终导向共产主义政治上，并接受把这个过程作为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

但他们也发现，中国国情让马克思革命思想很有吸引力，并使中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政治，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战败耻辱之后，又经历了一战后签订《凡尔赛条约》的失意，导致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宣称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部分理论框架，也提供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失败、对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合理解释。所以他们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在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但是中国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视自己为“无产阶级国家”，并把中国革命归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弄清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能够取代传统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十分重要。

1949年，中国国民党败亡台湾，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巨变震惊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从总统到政府官员再到普通民众，均无法想象一个有着被美国“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备力量的民族国家，会被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起义打败。朝鲜战争、冷战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影响力的扩大，损害了中美关系。美国拒绝接受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实，也拒绝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大众的选择——是对中国的落后境况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方式。革命并不必然导向共产主义，但是在农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确实最吸引人、最有感染力。

将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基督教国家的设想幻灭了。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大规模的争论。在麦卡锡主义所称的“红色威胁”时期，对于谁该为中国的“转轨”负责这一问题的争论持续扩大，最后被确定为所有不认同毛泽东思想的美国知识分子应该为此负责。对社会主义中国无端的恐惧最终致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革命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密切相关。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跃进式”改革，其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共识相悖。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可被

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更确切地说，是尝试在诸如语言、社会关系、政治和实践、民族意识甚至道德方面建立一个新的霸权。

1949年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飞速发展。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共同繁荣、经济质量、均衡发展、社会和政治动员力。中国提出独立自主原则是对内预防社会经济的倒退，对外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贸制裁；独立自主政策更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无论社会主义中国事后被如何评价，当时确实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主权独立。

历史证明，在政治权威和国内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在社会进步、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毛泽东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需要建立并明确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无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中国政府的重大失误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流失。但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进行了许多改革：从一个被西方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从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变为整合的国家（台湾除外）；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各方面迅速发展的工业国；从一个被西方大国欺压的小国转变成一个在国际社会受到尊敬的大国。直到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以图取得像中国那样的伟大成就。然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危机，给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是新一代领导人力图解决的。

如果不把革命的社会主义中国放在更为广阔并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研究，而只是对中国进行单独的研究，是无法完全了解中国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其模式的潜在发展前景和革命思想浓厚的意识形态，曾一度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威胁。在过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标是推翻或挑战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然而，这样的目标虽然听上去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或多或少地使中国游离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讽刺的是，中国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权威政治体制，使得中国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条件下积累大量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比重增加，也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凡此种种使西方开始感受到中国造成的可怕